

## 中文廣泛閱讀組（高級組）冠軍

得獎學生：陳焯琳

就讀學校：聖傑靈女子中學

閱讀書籍：過程

作者：胡燕青

出版社：突破出版社

「很多人都覺得為年輕人寫的故事都應該充滿讚許、鼓舞、勵志的話語，不宜包含譴責的口脛或呈現作者的悲觀心態。我大致同意這一點，但我對我們的新一代有更高的期望。我期望他們比想像中更有能力接受現實中的種種真相、挑戰與磨難，更有勇氣去認識自己的狹窄、敏感、英雄主義及虛榮心——然後通過深刻的反省去糾正自己的錯誤。」——胡燕青

初次打開《過程》，從簡介中，大致上知道是以年輕人為主角所寫的十一篇散文所組成。我印象中以年輕人為主角的散文，都逃不過熱血、青春、勵志、鼓舞、讚許等的主題。然而，每讀完一篇散文，都讓我震驚不已。故事中的年輕人都過著平凡的生活、就像生活中我們會遇到的所有人，大部分年輕人都有著生活中我們常見的缺點、有的年

輕人角色讓人討厭、有的年輕人角色有著令人悲憐的經歷。但，正正因為他們這麼平凡，才讓我透過他們，看到了現實、看到了我們的缺點。

我們所認識的年輕人，大部分都注重與朋友、與身邊的「圈子」的關係，能不能融入身旁的「圈子」，對年輕人來說，似乎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然而，當我們有融入去的機會，卻意外發現這個「圈子」與自己想像中的完全不同，或許還要我們犧牲自己過去的一些信念，我們還會去融入嗎？還會跟隨著潮流與別人一起做出曾經的自己所厭惡的事情嗎？

《河石》一文，講的便是這樣的故事。主角阿海接二連三地獲得了文學獎，與評委、參賽選手、其他文人們一起去吃飯。這本是融入文人圈子的大好機會，酒精會麻痹人的大腦，飯局是最貼近私生活的社交，阿海受到了飯局的邀請，其實就是收到了這個圈子的「邀請函」。然而，阿海貼近文人們的私生活後，卻意外發現這群文人與自己想像中不同，他們粗俗的言行舉止中帶著嘲笑、譏諷、侮辱性、自大和虛偽的同情。

阿海是想要進入文人這個圈子的。不少年輕人就像阿海那樣，渴望進入比自己更厲害的人組成的圈子，得到他們的認同，從此以後，自己也能成為他們的一員，得到別人的

仰慕。或許有些年輕人的「志氣」沒有這麼高，他們只是想要融入身邊同伴的圈子，得到他們的接納。總之，在追求群眾認可、團體身分認同的年紀裏，年輕人總是最重視自己與他人的關係的。

阿海是幸運的，他靠著幸運與自己的實力，得到了這個機會。

但也可以說，阿海並不幸運，他親眼看著自己曾經仰望的人在現實中是多麼的墮落。

老實說，只要阿海加入這些文人的談話，和他們一起，認同偷情的好、謾罵自己的另一半、說話中帶著粗言穢語、誇讚別人的嫖妓經驗，這群文人便會熱情地擁著阿海，認同阿海能夠作為他們當中的一員。阿海是老師，他過去接受的教育不容許他做出這些事。但，只要說幾句粗言穢語、只要假裝漫不經心地侮辱自己的女友，阿海就可以進入自己夢寐以求的文人圈子，只是說幾句話就可以了，這麼簡單的事，動動嘴就好了。阿海會做嗎？我看到這裡的時候，非常緊張，害怕又看到一個年輕人為了別人，而放棄了曾經的自己。

我想起了現實生活中我見過的許多人。他們像阿海那樣努力想擠入某個圈子，卻發現其實一切和自己想像的都不

同。理想和現實的落差、拼命已久想達成的目標.....這種巨大的落差感傷害著他們每一個人。應該放棄？讓自己一直以來的努力歸零？明明自己有機會、有能力進入這個圈子，卻偏偏要選擇放棄、被排擠在圈子之外？還是應該狠下心、咬咬牙，把自己過去保留的底線打破，融入到這個自己曾經渴望進入的地方，得到別人的認同？有多少年輕人最後選擇了背棄自己過去的信念，當他們和那群以前望塵莫及的人站在一起時，想到自己的過去，是惋惜更多？還是慶幸更多？還有的人，是在長久以來的薰染中，逐漸改變了自己的初心，變成了他們以前絕對不想自己成為的人。

或者，最普遍的情況，「我想和他們成為朋友，但他們讓我做不太好的事，和我過去接受的教育大相逕庭，我應該做嗎？」若果不做，年輕人就會陷入一種「被排擠」、「被孤立」、「不被認同」的恐慌中，好像得到了人們的認同，才是最重要的事。為了別人去違背自己的價值觀，就足以證明兩者的價值觀、思維、道德價值不同。日後的生活往往會出現更多的矛盾，而遇到這些矛盾的時候，我們又因為一開始犧牲了自己融入了這個圈子的關係，選擇一再退讓，退讓著、退讓著、退讓著，我們得到了一個全新的自己——由別人的意願而組成、為了別人而活的自己。

我想，胡燕青寫此文，就是想提醒年輕人，在重視人際關係的年紀，也要注意不把「別人」看作社交關係中最重

要的一點。我們絕對不是為了迎合別人而活，我們多的是選擇的空間，不去融入這個圈子、獨自開展一股清流、換個更適合我們的地方.....選擇空間有很多，為了別人而徹底改變自己實在不是一個好選擇。同時，在這個名流世俗的年代，切記不要被別人輕易同化，沈迷在紙醉金迷中。阿海想要進入的那個文人圈子，或許這群文人中有幾個曾經與阿海一樣，討厭粗俗的言行，但周圍的人都說粗俗的言語，久而久之，他們便被周圍的人同化了，喪失了自己曾經堅守的底線。

慶幸的是，故事的最後，阿海逃離了那個酒局。他一邊喝酒、一邊想像自己的未來，他不希望自己以後會和這群文人一樣，說著粗俗的語言、肆意對女性與女友進行侮辱.....

最後，阿海逃離了。

另外一篇文章，《過程》，也讓我在它的平凡中感到震撼。

裴美的媽媽患上了晚期胰臟癌，預計只能活多幾個月。長大後各奔東西、久未齊集的一家人知道這個消息後，難得共聚在一起，商量如何處理這件事。大哥堅定地認為應該死守秘密，不把這個消息告訴母親，面對裴美的質疑，仍

然堅定地認為母親沒有問題需要處理，若有，這群兄弟姐妹也能夠代替母親處理。反正，就是堅定了立場，絕對不告訴母親任何關於她病情的事。後來兄弟姐妹們又就著母親病情的事吵了幾次架。故事的最後，母親去世，父親親手把老伴送進電動的焚化爐。

生老死別.....老實說，我們當中的大多數年輕人對後兩個字的感受都不太深。老？死？別？似乎印象不大、似乎離我們很遠，母親的額上何時生了白頭髮？父親的臉上的皺紋為何日日加深？我們總是在不經意之間意識到父母早已老去，但又怎樣？距離死亡與離別，大概還有很長的時間吧？我們很少去思考這個話題，我也是，在讀此文前，我幾乎沒有想過身邊親近的人會以死亡的形式徹底離開我。

但這個故事啟發得我最多的是，亞洲傳統觀念中對於親人死亡的保密、保密者的自以為是、以及漸行漸遠的家庭。

在看到故事中母親請求裴美告訴她自己的病情時，我是感到無比震驚的，在我的認知中，身體是病人自己的、對於身體的知情權應該僅僅掌握在病人自己手中才對，醫生不把病情通知母親就讓人費解，把病情告訴母親的家人而不告訴母親，就更讓我感到迷惑了。難道不應該是醫生把情況告訴母親，母親再考慮要不要告訴孩子的嗎？然後，我想起了小時候看過的亞洲電視劇，如果出現了醫院、絕症，這兩

個字，好像都不外乎會出現一個情節——旁人會商量、會猶豫、會再三思量，要不要把病情告訴絕症患者，彷彿絕症患者根本就沒有權利知道自已的情況、彷彿身體是旁觀者似的，只有旁觀者有資格知道病患的所有病情。然而，這種關係是不是調轉了？病患的病情，為何別人有權利知道？偏偏是本人需要苦苦哀求知情者告訴自己？這未免太不合理了。

亞洲人對於家庭的責任感大於其他地區的人。家庭，是我們終身都要圍繞的一個區域。在傳統社會中，小時候，我們和父母一起、長大後，我們和別人組成了家庭，無論在何時，家庭都是我們生活的核心、家人就是我們最重視的對象。而在傳統觀念中，死亡是要忌諱的詞語，能不要談到，就絕對不要談。在這樣的層層因素堆疊下，就會出現一個情況——我們渴望保護我們的家人、或是我們所愛的人，把他們想像得太脆弱，於是獨自站在保護者的角度，以保護為名義，拒絕告訴他們殘酷的事實。

但，這真的是最好的解決方法嗎？

故事中的大哥說母親沒有需要完成的事，就算有，孩子們也可以為母親完成那些事。但，真的有人完完全全知道別人死前最想做的是嗎？尤其是孩子與父母的關係，父母與孩子或多或少存在了一些壓抑，父母想讓孩子成為比自己更

好的人、父母需要承擔家庭的責任、父母希望孩子眼中的自己是像「父母」的，於是，父母很少會在我們面前表露他們自己最真實的性格。而我們呢，不能說對父母毫不關心，但捫心自問，誰能說出所有父母朋友的名字？誰有父母所有好友的聯絡方式？誰知道父母年少時那個不說出口的遺憾是什麼？

其實提前知道自己的死亡時間不是壞事，我們可以把握這段時間，做自己一直以來不敢去嘗試的事，聯絡好久不見的朋友、吃以前不敢下嘴的食物、和自己的家人來一場真情流露的談話.....也可以在這段時間中，想通自己究竟想要什麼，許多人一生忙碌，直到死前也不知道自己為何拼搏、追求什麼，我們總是想著，今晚要吃什麼、明天要做什麼、開會要談什麼.....不斷地想著這些意義不大的事，被繁忙的生活麻木了腦袋。在知道自己時日無多後，我們便能安靜下心來，仔細地回顧自己的一生，解答自己過去的疑惑。

裴美的母親其實也感受到了自己身體的衰落，知道自己時日無多，便在餘下不多的日子裡，邀請了許多朋友來。

我讀到此處，有點傷感。母親把幾乎一輩子都貢獻給了家庭，這些朋友不知道多少年沒見過面。如果母親不知道自己死期將至，繼續操心著柴米油鹽、家庭兒女，她是不是就沒有機會再見這群朋友了？多年前普普通通的一次聚



餐，甚至是街頭上的一次意外碰面，或許只是微微點頭打了個招呼，就成為了雙方見彼此的最後一面？如果真像大哥所說，孩子能為母親完成所有的事，那母親與朋友們的羈絆，孩子拿什麼來聯繫？孩子憑什麼代替母親，單方面切斷了聯繫？這種保密者的自以為是，看得我心寒，這未免，太不公平了。

《過程》是圍繞著裴美一家所展開的故事，與過去我讀的大部分以家庭為中心的文章不同，這家人關係不太親密，大哥二哥有了各自的家庭、兩姐妹有學業和工作要忙，許久沒有關心過家裏的事了，父母年老，對孩子的私生活亦沒有太多精力去關心。小時候緊緊聯繫的一家人，長大後各奔東西，甚至像故事中的二哥那樣，因為妻子的關係而被迫與兄弟鬧矛盾，以前的家人長大後為何越來越陌生？是時間的禍，還是因為我們忽略了家庭？母親的死亡把這漸行漸遠的一家人暫時性地拉回同一條車軌，我不知道再過多久，他們的生活就會再無交集。都說生和死是家庭當中最重要的事，孩子的出生和老人的死亡，是最能「召回」家人的兩件事。我想，我長大後絕對不要讓死亡成為拉回和我家庭聯繫的方式，平日多多關心家人吧。

儘管這篇散文的主角不只是年輕人，但給年輕人的提醒絕對不少。年輕人鮮少意識到死亡，現在的時代總是抱著「及時行樂」的心態，我們好像只專注於最有刺激性、成本

最低的樂。深度的思考、和家人的聯繫、對世界的關心、對自己的認識，好像越來越少。胡燕青提醒了我們，我們不是永遠年輕，我們總有一天也要面對死亡，不論是我們的、朋友的、還是家人的。我們不一定有機會知道我們何時去世，但當我們有了這個死亡終究降臨的意識，或許我們就會專注於更多屬靈的事了、或許我們就敢去做自己不敢做的事情了、或許我們就會學會珍惜身邊的人了。而我們也有機會，成為裴美，猶豫著要不要告訴親人他們時日無多的消息。不同人有不同的選擇，但我希望把選擇權交回那個躺在病床上，迷茫著不知應否去彌補心中遺憾、掙扎著怕聯絡朋友會小題大作、害怕著病魔不知何時才完結、徬徨地數著隨時完結的生命倒數日，那個我們深深愛著的，我們的親人。不論他們崩潰又好、放鬆又好，起碼他們能夠安靜地離開世界，為他們的生命畫上一個句號，而不是一個沒有下文的逗號。

《過程》這本書中的十一個故事，打動了我，那些故事中的逆境，許多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。《過程》此書，有點殘忍地，把我們年輕人憧憬的未來翻了一個面，露出背地裡赤裸裸的現實。胡燕青相信年輕人有能力接受這些殘酷的現實，並嘗試做出改變。我們可以從故事主角中找到我們的影子。他們是怎樣做的，我們又可以怎樣做？他們不可以改變的事情，我們可以改變嗎？他們不願意接受的事情，我們願意接受嗎？每個人的答案都不一樣，但我願意直視

胡燕青的期望，憧憬有無限可能性的未來的同時，願意等候挫折的到來，並嘗試靠自己的力量解決這些挫折、糾正自己的錯誤。也有一些錯誤是來自社會的，在我們無法以一己之力立刻改變社會的時候，是否能堅持自己的內心，不與這個社會同流合污？我對這個世界有期望，亦願意相信我們有能力透過自己，漸漸地共同改變社會。